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胡曉春

漫塘集卷二十

宋 劉宰 撰

記

真州居養院記

居養院以處老疾無告者其來遠矣真之舊址在寧江門之西百步火於淳熙間因廢不治地近闤闠有力者請于官轉為民居慶元初朝請大夫汪公梓提舉常平踵故事下州擇廢地得故鹽倉基之西北隅編茅織葦

架以散材為屋十有六間茅葦經歲輒壞歲支常平錢葺治不滿三十緡而乾沒者過半敝漏庳濕壯者强者居之懼不免死謂老疾何某備數法掾之明年道過之歸而惕然曰常平非吾可專而出納吾事也可置弗問會計使與總饟者互委糴事得市例餘資二百五十六緡欲撤而新之顧資少不給用時省郎韓公挺適自提舉常平來領漕事亟以白之公曰某志也即給以木大小百有九十又以請於通判主管常平事鄭公炤公亦忻然助之得錢百三

十緡有竒經始於慶元六年二月朔鳩工於附月之望屋之數不加其舊而廣高倍之屋西𦒠三隅特隘以時直給其地之主闢地可五尺而四圍翼然繚以周牆餘四十丈工以數計凡六百二十有一工役之庸磚瓦竹木之直𦒠公家所給悉增三之一門之東西為屋各二翼以二廈其西擇老成道民居之使時其啓閉以令閽者東為閽者之居又東為廚而井在焉分兩廡為八以便其私合中堂為一以處義聚者總戶牀笫各稱其所其事畧已備矣然猶

有憾焉曰居曰養非可偏廢今居之有其地矣養之者可無其資歟嘗營其資矣而卒弗遂豈成否固自有時而人力不與歟姑紀其事之幸而集者以識吾喜述其事之欲為而未成者以識吾憾庶來者有感焉

重修金壇縣治記

上即位之六年常潤旱逾甚金壇潤之支邑湖水浸其南邑故非旱之憂至是水竭歲以大饑邑大夫韓公寔來吏鴈鶩行以前白曰去年夏民負租若干又前白曰

去年秋民負租若干一吏唱聲衆口和附皆曰宜以時理緩且有咎公頷之顧謂同列曰吾聞議所以予民不若寛所以取民且荒政嗣興而催科益急疇曰知務即具為書白郡及部使者使者適行部及境先以公言瞬聞其年冬十有一月詔報已中下户負租錢以緡計九千一百四十有九米麥以十計數且半之綿絹有差令下之日喜氣溢閭閻驩聲載逵道老稚舉手加額曰吾今知免於溝壑矣公篤於為民弗懈益虔潤境土瘠而

貧為澍右寂大家不能十數以歲入之不厚類寡儲蓄
旱歲官吏相承欲以勸分多寡見能否往往下户未拜
賜而中產已鬻業公慨然曰是將淪胥以敝非政之善
悉酌民言弗彊所無郡掾有捧檄來者將鴟張以濟其
私憚公弗果肆是歲也饑而不害民以大和先是水將
竭畎澮飛埃澤居之民相與即水之源以稼以耘迄于
有秋懼罣深文請以什一輸之官公曰吾寧利此將以
有為也爰飭斂藏弗以一毫資浪費縣之中門跨以層

樓榜曰勑書蓋熈寧間所建以崇新制者樓之前對峙二亭其後翼以兩廡而北賔次吏舍掖分左右以達于蒞事之所稱邑之宜不陋不淫歲久蓋瓦欹傾棟梁欀桷腐黑撓折丹堊之飾亦漫漶不鮮過者惴惴懼將壓焉前此趣辦目前睨視弗省公曰須縣帑之贏而後及此則其覆久矣無乃重吾民他日之憂乎吾不可以已即撙不急之用佐以水源什一之輸葺而新之為屋大小揔三十有一市材於遠而民不知給直以等而工不

病經始於二月初吉訖工於四月既望其飾煥然若與雲漢之章相為昭回其植屹然若與城池之固相為長久窈而深裕乎有容則又若公之忭懞邑人使不知風雨之震凌公於是可謂勤矣既成邑之老稚合辭而語僕曰韓大夫之惠我者深微斯役也猶當有紀矧斯役之勤乎子為我紀其成并識邑人之所以德公者公聞之曰嘻有是哉夫賦斂煩而吏困於財校舍空而士失其養使愁歎未免而弦誦不聞蓋余蚤夜以思欲更張

之而未能者然亦有其緒矣盍少遲之以觀厥成僕方幸公有為而必成又幸公不以已成者自足也於是乎書公名冠卿字貫道今官承議郎魏國忠獻王五世孫云

儀真胥浦橋三將軍廟記

紹興辛巳金人渝盟天子赫然震怒分命六將提重兵以扼淮之東西劉錡在東淮敵自順昌之敗懾其威名避之而西躬率鋭師濟自渦口直抵江上于時淮民聚

於維揚恃錡兵在前晏然寧居弗慮弗圖赤白囊甫至敵騎已扣江津矣倉皇奔竄人不自保錡時對壘清河亦惕然有腹背之患然卒至道路無壅人心大和王師克還無害未幾皂角林告捷敵用大創厥有由矣先是錡遣其將邵宏淵控儀真敵騎西來宏淵謂其偏將梁淵元宗張昭曰真為州四望如砥敵至懼弗能支胥浦距州五里雖廣深不足云據浦斷橋其庶幾乎三將軍奉命慷慨介馬疾馳時宏淵所領二千而配三將者纔

三之一敵以大軍壓之軍士愕眙莫有鬬志三將奮臂一呼士氣百倍張將軍屢衝敵陣為士卒先元將軍提軍深入手梟敵將所向披靡元力窮陷陣而張亦殞命流矢梁將軍曰事急矣方將據浦自守而敵以驍將銳卒乘之梁單馬直前挾驍將歸而銳卒捷出忽斷梁右臂臂已斷而氣不衰敵萬衆馳突爭欲剸刃梁回顧叱咤敵目眩膽落竟不復加兵梁顧撥兵不至度終不可脫遂挾敵將墮橋下卒與俱死敵失驍將且伺城内猶

有留兵謂向來數百騎不可當況過此者耶懼不敢前為之頓兵遲迴而淮民百萬之衆已安流濟江清河十萬之戍亦緩轡入維揚矣是三將軍以一身之死易百萬衆之生以胥浦跬步之地為江淮數千里保障吁壯矣哉後雖上其事于朝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而廟貌闕然民懷其功報祭無所相與建祠叢薄間庳陋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矧位下名微事從跡晦異時志地里以備職方氏之求而名字舛訛漫不可考前乎此郡守部

使者念之未暇也今直華文閣韓公梴始自庾司來董漕事網羅放失知三將軍功名之盛當與此州俱傳亟命刊正地志且謂昔睢陽之守死者數萬議者猶以其蔽遮江淮所為者大所全活者衆廟貌赫奕于今有光矧内無堅城之守外無亡矢遺鏃之費而蔽遮江淮之功反有大於昔人者耶是宜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廟貌若此予何敢不力爰飭攸司是築是斵撤舊為新宏敞高明視昔百倍嘉泰改元之四月工告訖功淮民僉

然九在數百里内爭走祠下既蔫咸拜稽首願有述焉謹識其成而遺以詩俾歌以祀其辭曰水之流兮湯湯逝者如斯兮人誰汝傷社稷千祀兮居民樂康神之功兮人其可忘橋之橫兮東西神之來兮疇依牲酒苾香兮廟貌巍巍始自今兮神毋我違孰高其閎兮孰倍厥基神之安兮我民之思

存菴記

句曲衛炳晦仲以其叔九思之書來言曰九思家茅山

之西十有八里又西一里有岡焉先是李拱應辰過之謂人曰是宜於葬先君聞之曰噫吾志也死則即其地而葬我焉因審曲面勢具畚鍤以薅以治塋域於中架堂其前又於其左為屋六楹以居守者暇則幅巾杖屨逍遙其間曰吾百歲後魂魄猶應登此也歲乙巳卒葬如其志妣王氏卒于癸丑乃合葬焉九思不肖不克乞銘於當世之賢君子炳幸與子遊願有述焉矧守者之居扁曰存菴既得邑大夫江公之書矣子其無辭余辭

弗獲則問菴之所以名曰是其所也向焉榛棘之叢而藤蔓之所纏也狐兔之區而羊豕之所牧也今二十五年矣木之始藝者林立而交蔭矣九思與諸孫視草芥猶已髮膚況所謂林立而交蔭者乎草木猶爾況所謂守者之居乎然而數有盈虧物有成壞今之角而弁者先君之曾玄而襁負者則來昆也萬有一焉愛敬之心衰於曩昔異同之論起於蕭墻庸詎知今日之林立而交蔭者不翻為向焉榛棘藤蔓之叢乎今日守者之居

不翻為向焉狐兎羊豕之區乎甞中夜以思戚然而悲故命名以存而丐子之文庶來者因名而求義讀其文而識其意望之肅然如吾先君之存而不敢忘也漫漶者之必飾而撓折者之必更也此九思之意而菴之所以名也子以為如何始余聞句曲山於道家書為福地第一意其高厚之氣磅礴欝積不為精金美玉則必鍾於人人鍾是氣以生必俊秀高明與是山相頡頏而問訊山之周回未有聞焉辛酉春見賓叔清於丹陽語余

曰吾得友於句曲山之西曰衛生即晦仲也不為今學而好古道吾既與之遊矣子其進之明年晦仲過余於金壇貌肅而温言質而有理余心愛焉又明年先君棄諸孤晦仲哀其劬瘁凡三過問生死余心德焉乃今以先塋故奉叔之命來請夫注意守塋示必有先也言稱叔祖示必有尊也知所先孝也知所尊敬也孝敬備矣而又輔之以師友充之以學問自身而家自家而族衛氏其昌乎自今以往有鍾是山之氣俊秀高明出而為

世用非衛氏子若孫乎子孫若是則是庵雖欲不存得乎是庵不得不存則名已贅矣而猶文之求不幾於畫蛇足乎晦仲謝不敏余曰姑識之使來者謂余言為信不然則盍反其本矣

嘉興府通判廳題名記

三衢江君通守嘉禾之明年摹其所書來月堂三大字及舊所刋張先子野雲破月來之詞以示僕曰嘉禾古望郡故貳郡多聞人子野以風流文雅稱而新治事之

舍葺燕遊之圃又摘子野詞以名堂則呂君天麟也余生晚不能盡知前輩承乏此來漱芳潤於遺編席遺庥於大厦於二君竊有志焉故棟宇之圮焉者起之器用之闕焉者補之蕪穢者治漫漶者飾懼一不力而有愧於呂也虚堂夜寂逸興風生景淨無塵客雅無俗相與看碧雲之卷遲明月之來模寫物情徘徊花影則張子遠矣我尚友之子以為如何僕嘗讀歐陽子銘文叙子野出處獨不言嘗倅是邦其為來者歆慕要必有據夫

仕於今世難矣而通守為尤難事事焉人以為侵官不事事焉人以為廢職國初州置通判蓋懲藩鎮專制之弊或過於自任細大必察出守者始以無監州為幸則事事焉之過也承平既久郡守多文學重臣通判亦由辟置乃有顧望牽制如昔賢所慮者則不事事焉之過也夫事事不事事均之為過而欲求無過於兩者之間可不謂難乎今江君近志於吕以修其職固無不事事之譏遠企乎張以休其餘閒則又事事焉而不役於事

可謂具美矣君曰未也人各有能衆不可蓋余於二君則信有志矣而自余以上訖紹興之元貳是邦者已四十有六人其間豈無文足以垂世而不專音律之長政足以及人而不惟繕修之謂者余嘗博采而泛求則彼皆余師否亦余砭也而鋟木以紀名氏歲久則漫余不可以已故更之石以諗來者丐子辭以識厥初將子無辭俟方誦江君之美於此又有以見其執德之謙也取善之慱也慮事之遠遺後之悉也不可以不書

玉液庵記

玉液菴在茅山之陽峯巒回環草樹蓊鬱嘉賔生焉泉清而甘出巖竇間刳竹而引之惟所欲至即泠泠然如寒漏之注玉壺雖夏旱不竭故隷華陽觀名不素定歲在壬戌有旨究私菴之不隷于籍者凡以一把茅蓋頭山谷間皆俾以名上于府菴始因泉以名實取道家語華陽故遣道民主之道民率慵惰不能自食至輙弃去惟帛道元者農家子樸而愿能自食其力故久而安焉

及是華陽主者憚經營之勞費直以菴畀道元俾自徃理之道元謝不能主者辭益力道元素不識官府惴慄欲遁去會湯叔永山行道元以里中人迎謁且告之故叔永即授以𠟠籍以資俾與凡菴於是山者羣造于有司又從而維持之菴賴以存而道元遂以府帖主菴事客有為道元言於叔永者曰昔嚴劒南能使杜少陵有浣花溪之居而不能使不責草堂資于王録事韓河南能使玉川子無屋山下瞰之患而不能使破屋數間撤

舊為新論者以是恨二公為德不竟若道元者雖不足厠二公廝養列而因君以即安於彼則近似之今也自力以餬口而屋敝不修或一朝不勝風雨之震淩則謂之何叔永惻然復予之資友人賓叔清衛晦仲以叔永故亦捐資以助明年十月既望庵成又明年僕與叔永王節夫衛翼之晦仲過而宿焉問菴之顛末道元具以告僕聞而歎曰仁哉叔永克終此賜幸哉道元迄成此居因微諷少陵大庇寒士之歌叔永笑曰要當使君眼

前突兀見此屋如少陵所云豈止斯菴之陋而已節夫翼之晦仲皆大笑因為之記

金壇縣尉題名記

令尉秦官至于今不廢令所以字民尉所以安民職有繁簡重輕等也自漢梅子真由南昌尉棄官好事者疑其仙去相承以仙命尉尉亦聞風緬想以不事事為高余竊陋之按漢書子真為尉後乃棄官初非不屑其職繼又三上書譏切時政亦非恝然忘世者末年引去蓋

有為為之顧指為仙已不足以知子真豈真知為尉者哉金壇尉趙君俤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氏俾余為序後尉胡君自誠病其隘也命工重刊仍以序請趙當開禧中天子鋭意經武飭郡縣修武備能敏以集事胡當嘉定五六年間歲比有秋民安無事能共以守職其時與事不同而余之序無異辭則來者可觀矣趙譜在玉牒胡乙丑進士其官與到罷之歲月序列如左嘉定甲戌元日記

陳修撰祠堂記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追贈京秩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文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寘

陳東于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其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已意悔自已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我修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縣鄉校貢辟雍升太學為內舍生時入仕途廣倖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

命太學生習雅樂前列且第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没乾坤著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他賦詠率倣此意靖康初詔求直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即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誤國之罪指為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為之吐氣書相繼四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彥張邦昌不應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楙李棁不應用時敵逼京城和

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怫鬱至是聞公等言讙呼和附不期而會者十餘萬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卒刃公殿帥王宗楚亦以兵會鈇鑕森然公不為動會上遣中使諭公以復用李綱綱亦親諭上吉因得解去蔡楙李棁諷學官屏出之未幾御筆直公忠義還之於學六賊稍斥公言葢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命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勑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仍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拯宗社之危顧以為己利乎再上

書詆時政辭不拜拂袖還鄉里是歲復舉于鄉會京城
之變尼不行公憂國步之艱卧興涕泣建炎御極召赴
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隨
既至以宰相黄潛善樞臣汪伯彦主南幸之議失天下
望又其人非濟世才旬日二上書極言之或規其太驟
公曰天子即位未十日而招一帝布之士非直言無以
報且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我則
曰觖望矣汪黄閱書恚忿宦官康履者自靖康伏闕軍

民秉勢蹂躪其徒宿怨於公又應天尹孟庚王鼎容也
相與恊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于辟同時執政有
許翰者為公哀詞謂黄之力居多方被執時索紙作書
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末曰死生命也切勿念東
識者謂賢於范孟博臨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猷為
殮于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于家時人高
其義公死而事寖聞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黄于散
地引咎自躬選賢於衆用能盡屈羣策弘濟艱難贈恤

之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蓋惟恐天下後世之不聞以自墮於飾非拒諫之域者顧諱晦其事謂為臣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山陳君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鄉先生殁而祭于社又古者孔顏孟未奠位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若修撰陳公非京口所謂先師鄉先生歟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西序陳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溪視事甫浹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之不常

屬某為之記某聞而歎曰昔人有言死之日是非乃定若修撰陳公之事是非豈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覆於百年之後況當時搢紳于朝廷之上者其能公是公非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於此益歎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于石

嘉定己巳金壇粥局記

嘉定己巳秋天子以畿内旱蝗出膚使尚書郎留公董

西道常平事建臺三月移縣發義倉米二百石助邑士之收養遺棄孩稚者兩月續米如前閭巷讙呼以為幼者被賜則壯者可知私居小惠猶冀其成則荒政大者蓋不謁而獲也是歲也盜起於夏秋而息於冬民死飢疫雖所在有之而之死靡他知上之人有以恤我也先是邑士張君汝永侯君琦語其及新桐川湯使君曰旱甚矣而穀滋貴時方盛夏民不勝飢冬春將若之何乃相與謀糾合同志用大觀洮湖陳氏及紹興張君之祖

八行故事為粥以食餓者而游饑之餘中産以上皆掣肘於公私雖僅有倡者亦寡於和既力弗裕則雖欲收養孩稺之遺棄者凡老者疾者與孩稺之不能去母者雖甚不忍皆謝未遑比常平使者符下而旁郡旁邑亦有喜為助者乃克次第收前之遺而併食之繼以來者之衆來日之長懼弗克終會有以其事白郡太守守給米三百石郡博士勇於義者亦推養士之餘贍之而用以不乏及江淮制置使給平江府米二百石則已後矣

事始於其年十月朔而終於明年三月晦經始之日孩稚數不盈十後以漸增閏月登三百乃十有二月合老者疾者婦人之襁負者踰千人比月末倍之開歲少壯者咸集則又倍之間以隂晴異候增損不齊其極也日不過四千槩以大觀所紀成數僅增五之一始置局於縣之東偏廣仁廢庵中於獄祠終于慈雲寺為其隘也就食者先稚次婦人後男子俾先後以時出入相待為其擁也孩稚之居養者朝暮給食非居養而來者日不

再給為其難於繼也居養之人聽從去來疾病者異其寢處至自旁邑與遠鄉者結屋以待之而不限其必入裹糧以歸之而不阻其後來慮積久而疾疫熏染也最凡用之數米以石凡九百六十有二錢以緡凡二千二十有二而用糴米者過半薪以束大者三千九百小者一萬四千二百葦席以藉地障風雨及葬不幸死者凡三千四百六十食器三百循環給食中間隨失隨補凡一千三百九十皆有奇草薦紙衾與花費瑣瑣不載掌

其事布金寺王僧祖傳茅山道民石元朴石以私計歸
祖傳實始終之左右之者張君昂徐君椿而主張經畫
入寺之初則鄧君允文也是舉也微常平使者無以成
其始微郡太守郡博士無以成其終故疏其凡有助者
於石而於三者加詳焉使來者有考

雲莊記

洪咨伯既復珥陵之舊居榜曰雲莊將遷焉客有賀之
者酌而祝曰厦屋兮渠渠如雲斯舒多稼兮芊芊如雲

斯連貨財兮阜通雲之行兮變化無窮咨伯曰嘻淺哉
其知余則又酌而祝曰烈日兮流金出岫兮層陰以是
為庇物之心乘雷車兮駕飛龍澍雨滂沲兮六合溟濛
以是為澤物之功川流兮宿潦寂寥太清兮秋陽杲杲
功成身退兮天之道咨伯曰大矣雖然是得時行志者
之為非吾事也吾嘗覽觀乎四方矣或乘而奪或帶而
褫或奴而侯或相也而起胥靡則貴賤之不可常也或
高墳而犂或華屋而墟或洒削而鼎食或犢鼻而僮奴

則貧富之不可常也夫貴之與賤貧之與富邏庭也而不可常若是況吾處於其間以為貴且富乎則吾猶人也以為貧且賤乎則亦既有以自適矣使天而未欲終窮我乎則自下而高積小而大貴也富也如雲之膚寸而合固易易也不然合而離成而虧雲之浮而風薄之詎可常乎故吾取義於雲以名吾居而求義於名以警吾心繼自今以往意與雲俱逝身與雲俱閒外物之已至者既以浮雲視之而不敢必其未至者亦以浮雲視

之而不敢覬則賔是名也其庶幾乎客曰然則歌以酬客曰雲莊兮回衺有飛雲兮下覆匪莊之戀兮吾親之舊雲莊兮來思從如雲兮祁祁匪莊之娱兮我室之宜聚也雲屯散也雲馳匪莊之名而德之規

滁州州治題名記

官者之有題名所以著勸戒之義於郡太守為尤切望其名氏鏗碣宇宙問其德澤滲漉田里攷其事業焜燿簡册曰斯人也嘗守是而我亦守是必幸其居之同而

睎其德之類非勸乎望其名氏亡如也問其德澤泯如也攷其事業蔑如也曰斯人也守是而我亦守是必恥其蹟之似而求其德之彰非戒乎滁州凡四刻石壬申所刻至戊戌猶存則前二石壞在辛巳先火於建炎仆於開禧方時多虞合兵民以命將政故有闕嘉定改元秋詔廷臣舉可為邊郡守者京少尹趙君實來乃奠民居乃恤民艱既庶既康乃建州治乃新學宮越三年州無墜典始訪舊題名墨本得熈寜元祐所刻前刻在元豐在熈寜時攷前字畫可見名氏六十有

九而漫者四之一又得淳熙戊戌所刻追書前之名氏凡九十有四遺且誤者各一遺陸誤以仲惪正為許中立於是正舊續新得名氏總百有六併刻之石而闕其漫以俟知者不鄙謂余宜識厥始余辭不獲因肅容展卷閱所緒次則內翰王公康靖趙公文忠歐陽公文定張公文昭曽公相望百年之間外此表表者猶不啻十數不覺拊卷歎曰偉哉有道德可師有風節可仰有文章事業可法公庭吏退燕寢香凝大書深刻瞻之在前蓋不動容不

徙武而已得師矣趙君之興壊起廢固不一端於是舉也功為尤難然人心不同意鄉亦異使來者識其所可勸而師其所謂道德風節文章事業則君之意幾矣不然是非易位而勸戒逆施曰斯人也甞守是而竟以免自娯而已胡恤乎民事自殖而已胡畏乎民砦則君如彼何哉君曰然吾將併刻此言以深著勸戒之義君字和仲其名與官自以序書

醉愚堂記

嘉定甲戌夏四月京口從事陸君趙君國材皆以檄來
金壇因過僕漫塘之上陸嘗聮事會稽趙同年進士也
陸君言曰同僚將有謁于子有間趙君抵僕曰吾聞齊
侯失道得之老馬樊須請學稼夫子曰吾不如老農非
以智識之明不若涉歷之審歟吾家鹽官並舍闢圃可
三十畝宅景物之會為讌遊之所而醉愚堂為最義取
於杜少陵其詩名揭于樓攻媿吾固倦遊將遂東歸餔
糟啜醨頽然乎其間以樂餘年子蓋識道之馬知稼之

農也強為我記以張吾歸可乎既又為圖以示曰閱是可不裹糧不舉武而得吾園之勝僕不幸有疾當強仕而棄官蓋世所指笑羞與為徒乃今聞趙君語如鏡鸞顧影脫兔趨羣能不躍然于心乎即按圖以視由堂而左梅杏區分高柳列植方青陽開動百卉未舒此獨連林彌望浮夜月約晨霞而荷池浸其亭又足以滌煩歊於長夏由堂而右橙橘榮敷碧潭清泚方金行氣勁萬彙歸根此獨煒煒煌煌傲秋霜耀朝日而桑棗間之又足以

為備禦於隆冬其中則欝然而嘉樹屏羅屹然而秀石山立奇葩異卉四時相因吐艶吹香而不絶也摩雲之翼自去自來潛淵之鱗乍見乍伏時鳥候蟲催耕喚雨餞暑賓寒而相禪無窮也修竹蒼然周牆巋然通渠帶之而翠煙自留俗塵自遠也曠乎其庭邃乎其室水焉而方舟橋焉而並轡嘉客可偕而清歌妙舞可番休而遞進也趙君於是足以歸矣而堂以醉愚名豈獨懲於智而晦於愚以醉為託耶僕嘗謂賢否易辦而愚智難

明蓋如愚者智之尤而愚智無常在故方上下沈湎之時而進截號屢舞之戒以義正君衛武公則智矣三閭大夫獨醒於衆醉之中君子不予其智也酣飲為常不與世事阮嗣宗則如愚矣東皐子作五斗先生傳君子以為誠愚也蓋身有用捨世有汚隆武公入相與行吟澤畔者不同東皐子當唐運之開與崎嶇邪枉之間者異其道也趙君明且敏又逢世休明且進用矣及其未老雖欲浩然而歸醉卧堂中詆訶濤戎而友陶元亮劉

伯倫李太白於千載之上其可得乎故僕既幸其欲歸之志與吾同又料其歸志未遂不得與吾同類也而嗇其辭趙君曰嘻辭不必文姑書子言以驗它日信否故為之書

金壇縣監務廳記

征榷之官在縣者與主簿尉比以承其長而公廨獨不具將力不贍與抑官用武選邑長不以聯事合治視之與監金壇縣酒稅務廨占慈雲寺西廡且百年慶元中

改用繫官之宇於縣治東南隅距務可百步通川在焉於公私為宜而屋僅五間横陳道側無閫奥之限人語雞聲雜聞道上至者病之嘉定辛未春保義郎廖君昌緒寔來君有母就養知縣事黄君朴慨然曰是豈寧親地耶即會縣帑之贏得二百緡以授廖君俾即其地撤而新之廖君亦輟俸所有且百緡敞其前為庭崇其後為堂室處中嚴垣墉外固雖草創未備然過者肅然識官府民居之異晨夕皂隸犇走庭下截然知上下之别

廖君抑可謂能大所居之官矣既成造余門曰願有述俾來者無忘黄君之德余於是有感焉夫同官為僚古人所重而近世不然其朝夕角立能逢迎以私則已不則相軋相傾惟恐其居之安去之不速或不幸有去者復掠其美委其過歸之其於古義何有哉方此時有人焉如黄君汲汲於同僚之私養惟恐其居之不安廖君拳拳於長官之公惠惟恐其美之不著是可紀也黄君介不受私明足以察去不以罪踰年而民逾思之廖君

儒家子政不苟而事集是又可紀也紀之以詔來者廖君之請因之以著為僚之義者余之志也記成於歲癸酉孟春中澣

金壇簿廳壁記

縣置令丞尉昉於秦其置主簿員介丞尉間則始於漢而定於隋尉禁暴戢姦轍繚四封簿從容佔畢竟日不越几案其難易懸絶顧後來居上豈其事似易而實難歟余屏居無事飯已即岸巾捧腹婆娑漫塘上歲見吏

毆民過吾門者踵相躡問之則曰吾産去矣而税猶在否則曰吾輸竟矣而征猶故又不則曰吾税不加益而數適增也以是為令長過歟則曰計簿是因咎非余執也然則執其咎者非主簿歟嘗試以諗為簿者則顰顣曰咎非吾辭然事莫吾難也夫鄉書手吾隷也顧以賦役可漁利與洪汨朱墨不類常自託於縣閫門唯諾未休即揚去一叱咤輒啟釁計簿吾職也而民戸推收法委丞貳一顧問且侵官勾校有程吏不為用則散編帙

庭下日聚童丱及游手無頼數輩從事其間其出入勤
惰殆不容詰姦民挾鏹數十而入即更定户税如反掌
幸而事露欲誰何之則左右指曰彼負吾庸吾以酬若
庸也噤不敢復問若是而欲吾職之修可不謂難歟余
聞而悲之間一二歲余病不數出吏驅民過門亦絶少
説者曰今主簿劉君能其官故爾余私識之一日幸過
余余因間問所以君曰嘻是豈吾能彼寛逋欠省追胥
以紓民者守若令也而吾適濫巾其間故幸以免不然

吾之事猶難也敢謂能乎余既異君之能且多君之謙又知職守之難雖君之能亦未能盡如君意也愛且歎之會君伐石紀前人名氏不鄙謂余宜冠以文余不辭直書余目所見及聞於君者遺之庶来者因君之言思其難圖其易云君錢塘人其名與官具見下方

武進縣門記

武進為常輔邑賦上于州縣無贏財而有經費率鑿空取具譁民小不慊撫為厲階積四政不善去吴君應龍

之為尉也道余里相與言而病之越明年書來言曰幸矣吾邑之病有瘳矣惟今大夫黄君士特彊毅有立庶乎古之剛者始至奮然曰邑無不可為其不可為者制於上壅於下耳制於上雖有善意不得施壅於下雖有善政不得達故敬以承上使誠意相孚事有是非得以抗言而極論嚴以繩下使姦吏落膽事有予奪得以直情而徑致政是以平而寛之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迄于今悍者馴弱者植告訐之俗轉為忠厚頽敗不可為

之邑更為清明官府吾巡徼是司所以得休其餘閒以娱吾親而夜月皎然桴鼓不鳴者惟大夫之恵既以自賀且揣子之必吾賀也敢告余素慕剛者聞大夫之風而説之又明年大夫介吴君來請曰吾冒當嚴邑且去矣顧縣治視昔撤新者半而無單辭以紀委而去吾亦何能無慨然願徼子文詔不朽余辭不獲則請僝工之目曰直治事廳之重門各三楹崇其外為樓蓋政教之所從出也面社稷壇為屋弘敞高明葢祠祭之所謂虔

也曰帑庾以歲出納曰犴獄以謹繫囚賔有次吏有舍而大夫之居自堂奥以達于庖湢無加飾焉自燕座以達于觀游之地無加益焉其為人而不自為公爾而忘其私葢如此昔夫子之論申棖以為欲而不剛葢剛者公理公則役物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欲者私情私則役於物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若大夫之所以得伸其志者雖非余所悉知由其所締建者觀之則其先人後已至公無私可知矣是烏可不書抑余聞德之至剛在物惟

龍而可豢者欲也大夫之事躓矣其去此而入修門可欲者衆矣使大夫此心操存終始無間則義理之公常有以勝血氣之私其所伸於武進即所伸於天下者堂乎孰能禦之不然郤窺在前束手袖間而追幸前時之不缺折陋矣余因喜誦大夫之墩又欲玉其成也故具載之使覽者知大夫之德不徒侈輪奐之功云大夫三山人某年進士今官奉議郎吴君桐川人辛未進士今官迪功郎是記也不惟門之為書曰門識始且言謙

也

果泉亭記

金壇市東南隅無井夏多道暍者市人薛氏之母閔焉病且死屬成曰自汝先人在時吾業紡織以御寒暑斥其餘以補朝晡之闕逮汝成立克供厥事吾紡織不廢而無所用其餘積於今盈若干吾欲經始井事而病日侵且計所用甫什之一用弗慊於心汝卒成之吾死猶不死也成曰不敢忘自是出入起居惟井是營未幾得

地於篤忠院之東五十步乃嘉泰改元二月十有七日井成甃甎砌石實堅實好慮風雨之侵則架亭其上慮守者之遠則築室其旁小溝出叢薄間適繚其後溝之外高林障日積翠生煙使來者望之足以沃焚如況井渫而泉甘乎雲茅居士嘉成之為命曰果泉蓋取記禮者父母既没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之意且謂成曰勉之將為汝記其成記未成而居士卒成以請于其孤孤其既練泣涕言曰世莫難於責其所無莫易於用

其所有汝財非素餘而余文非外假汝猶不憚所難以成其母之志余敢愛所易而不成其父之志乎因書其顛末而系以銘銘曰汲者便唱者痊斯母之賢貴之夥志不惰斯成之果志之違業之墮斯士之規

漫塘集卷二十

漫塘集卷二十一

宋 劉宰 撰

記

忠宣堂記

建安員侯將漕江東之明年夷攷前人名氏曰惟忠宣范公實獲我心乃為堂以祠復更命故雙槐堂曰忠宣朝夕遊焉以致其思謂大司成袁公其文引雅宜為祠記以光昭忠宣之令德謂漫塘叟劉某少戇宜述堂之

所以名以砭吾私叟不佞竊惟國家倣古部刺史置轉運使江東以地大賦殷委寄特重異時駕四牡而來多巨公有顯跡而忠宣無可書之事後忠宣百五十餘年其間績用之湮晦何可勝計而忠宣之名與日月懸豈忠宣之所存與員倓之所思固不可蹟尋歟夫好善惡惡人心公理一失其平則是非易位故愛君子必知其善之所不及則君子勉而進於善疾小人必原其惡之所不至則小人不狃於為惡君子進於善而小人服小

人不狃於為惡而君子安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家而國所以平康也而季世君子不然其愛同已太深而疾小人已甚愛同已太深則以一人而信其類以其得於彼意其必不失於此言出而和不矯其非事舉而隨不要其弊幸其中而不倚正而非激也則可否則激而偏嘗試而誤而君子之道始詘疾小人已甚則屏之去恐不速麗之法恐不重抉摘其隱微不俟其著掇拾其既往不開其新幸其惡之稔辭之屈也則可否則

有疑而甚之者矣疑之則是否莫辨甚之則曲直有歸而君子之禍亟矣忠宣公其知之方其在江東賦尊思堂詩有曰審慮敵權衡又曰心虛照自明夫虛則無我平則稱物其後日規橅率昉乎此故在當時曰歐曰韓曰富曰司馬世所謂君子公所藉以進者而意向稍愆公皆指其非曰章曰蔡曰鄧世所謂小人公所坐以退者而文致稍深公皆以為過其持平此心真不愧於權衡而其識慮之遠則非淺鮮者可及故後之論者謂使

公之言行於熈豐必無元祐之紛更使公之言盡信於元祐必無紹聖之反覆叟亦謂使公之生先於漢唐之季必無朋黨之禍使公之死後於建中靖國則崇觀憸人亦無所容喙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尚忍言之真倏以道事君以義正國蓋庶乎忠宣之為者其升堂而思夫豈徒哉其名字不書蓋兒童走卒知而誦之若夫以忠宣所以事韓富司馬諸公者事倏他日將有人焉僕老矣

鎮江府學復沙田記

嘉定丁丑九月甲申鎮江府準轉運司牒復以因勝寺妄訴本府舊撥養士田歸之學諸生咸喜如新受賜合辭請于教授嘉禾徐君倂悳曰訟非學校得已勝非諸生能事勉而應幸而集孰主張是可無述乎徐君曰然雖然魯敬姜有言自其言之則賢自它人言之則否我校官也言之得無私乎遂相與謀貽書于漫塘叟劉某曰願有述其惟春秋重地失得必書矧學耤田以立其

失其得風教繫焉可無書乎乃質之故府初郡人楊靈年與因勝寺互訴隱占沙田之未籍者知府事錢公良臣按二家之故覈其贏得一十三頃有竒以屬之學其事審故不得爭其義公故不可撼歷年三十有五閱校官十有二矣是歲也僧徒適有善訟者内揣楊靈年已死諸生非敵外與勢家連衡挾貨乃來鑿空起詞事下轉運使幕府移郡須文書以證諸生負其直而應之緩幕府激於緩而奪之遽胥失其平知府事澄江丘侯壽

雋聞之慨然曰彼弦而誦者吾士也耕而穫者吾地也士失其養地訟不得直吾於此時佩二千石印可無恧乎乃更疏其實上之轉運使轉運使雩川章侯良肱以直亮聞于時按郡牘矍然曰僧之誣士之緩幕府之激皆予過也微使君孰開予乃貰士之緩懲僧之誣而歸田于學在昔魯僖公修泮宫史克頌之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蓋非德之明則政且荼遑恤乎泮宫丘侯其不愧僖公者與子路聞過則喜章侯其善學子路者與書

之石不惟昭德之自抑有警也夫教之與養也並行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固可誘曰學校之廢今夏屋渠渠食且餘矣可荒于嬉乎夫六經所載孔孟所傳教之道也自小成至于大成教之序也身修家齊而國治天下平教之功也養而教之者上之責也服其教而知所以自養者諸生事也易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其故諸生也故既以不失所養為同志賀復以知所自養而不孤所以教之者與同志共相警

云

金壇監務廳壁記

征商非周盛時搉酤非漢令典迄于今不廢經費所仰不可已已故亢其職者為難葢利怨府我實征之酒狂藥我實售之怨斯譁狂斯侮所操一舛於正殆矣監金壇縣酒税務吳門茅君岳始至得臨川羅君壘黄巖杜君範為同僚相尚以義自初上府比再書考費必已出市物必平估客至須杯酒接殷勤命索之家故前大夫

石君不矜惜其至之晚令大夫王君堅悵其去之速郡守貳咸上其名於朝昔人謂貪吏之商不如廉吏之商允矣前替十日次第前人名氏求記於余會方結廬漫塘上冗不克文輒書君之實以諗來者

重修靈濟廟記

嘉定丙子秋鎮江旱直祕閣知府事澄江丘侯壽雋深惟民艱並走羣祀雨不時應侯中夕惕然乃按圖攷志以金壇之南受丹陽句容武進及境内之水滙而為澤

彊數十里南入于洮湖以名著者六七而龍蕩為大舊傳有白龍居之故名蕩之陽有廟曰靈濟其神曰孚惠王葢自皇祐以前邑人以澤之大疑有神司之又龍見于此禱雨輙應合於禮經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故建廟妥靈而上其功于朝積封至此侯慨然曰諸侯得祭川谷之在其地者金壇非吾地耶乃齋戒授簡于節度推官陸君師賈曰守願自力乞靈于神而城守不可去其代余行陸君奉命疾馳過縣

不留薰沐宿祠下詰旦致太守命出門而隂及郭而雨過丹陽雨甚入城雨乃大足鎮江三邑上二邑農事逾晩甫秀而風禾不盡實過不在旱而金壇竟稔合諸邑損歲租僅十三葢誠意之感如此侯惟神應之不可虗而備患之不可不預也乃捐緡錢命知縣王君堅以葺祠宇復以民間私菱藕之利區分蕩地繚以菰蘆歲加培壅而蕩淤且隘使水至無歸其去不留復委縣尉杜君範以闢蕩地王君不事苛擾故役竟而人不知杜君

明述利害故令行而民不病繼自今不但神道感而宜靈水之豬泄有地設有旱乾亦庶幾矣陸君故與余同僚而金壇余寓里也見屬為記以丕昭神休以使斯民無忘賢太守之德余既嘉侯之勤又喜一時僚屬之克相其事也故為之書

京口正平山平等寺記

正平山在京口城西一里俗以正為蒸以平為鋋謂名以形立若牛首雞籠然甚矣為玆山之羞也按京口三

面依山闕其一以臨大江是山峙於江岸無崔萃之勢
憑高而望不傾不倚式正且平若巨靈惡洪濤之洶湧
遺此鎮壓則名固實之賓也無微辭隱義俚俗遷就音
訛俱訛猶以澎浪為彭郎可嘆也已山故無寺建炎初
虹縣人王氏子避地來南振衣山椒識其當興既祝髮
為僧更名祖華崴紹興癸亥杖錫重來訪地之主主者
范氏素奉佛且曰是棄地也乞與不靳華始經理寺事
越五年堂殿告成室處庖湢咸具乃因故待制陳公桷

丏名于府得金壇廢寺之額曰平等一傳而道圓復為門為殿為閣為藏再傳而法清又為堂為丈室凡向之室處庖湢皆斥而廣之清未老退閒令其繼者了宗復大為閣以為閱習梵唄之地中間法修了明了海亦以甲乙相承迭為領袖雖淺於歷年咸無廢日用能使棟宇翬飛金碧絢爛來者目動神駭若御風乘雲遊仙人之宮嗚呼盛矣寺之盛宜有述以旌作古顧諉弗切會今駐劄本府御前水軍統制張侯邦達閱武江上便道

入山問締建之由左右視無所取證昉知墜典偯既許施堅珉俾圖不朽清乃奉命來謁余文清故吾邑人其所介以為容者又所善也故不得辭抑余聞數之在物者有極欲之在人者無窮是山也向焉榛莽之區狐兔之宅六紀之間七更主者畚築不廢斤斧之聲相聞以迄于成其為力勤矣居于是而求佛之道不啻足矣不然勝心横生恱目是競余懼兹山之藴無餘而去佛之道逾遠也余儒家者流口不讀釋氏書既為清識其始

復為清誦所聞若曰命之矣則三綱五常之所以維持斯世者尚為具言之

燕居堂記

金壇縣北七里柘蕩浸其東高湖浸其西大溪貫之居民多聚居于水之陽其尤著者觀莊沿溪皆蘆葦芰荷夏月喚渡香風襲人厥田上上祖宗朝以賜道觀故曰觀莊民間能名田者絶少其最著者劉氏宅猶大觀所建劉氏之長曰揆字季文夫婦皆年垂八十有田數百

畝蓄二婢子自幼而長教之歌舞築堂所居之西命曰燕居佳時令節季文夫婦置酒坐堂上諸子諸婦諸孫與諸女之來寧者咸濟濟就列酒三行序起為壽二婢歌以侑之季文未嘗不歡然飲釂既酣少長扶攜憑高西望向所謂溪邊景物與去鳥來帆樵歌漁唱咸與意會季文輒復飲而醉醉而歸以為常已而自念老之將至而人事之不齊也則撥田數十畝以隸斯堂命子孫毋分以備諸女之問遺與燕饗之費諸子曰謹奉命則

屬漫塘叟爲之記叟聞漢帝以其女故有言我子豈得比先帝子夫以萬乘之主猶不敢私厚己子季文所以待其同氣者亦有道矣詩之鳲鳩刺用心不壹說者曰其子雖在梅在榛在棘之異而鳲鳩常居一所以待之夫以鳲鳩小鳥猶不忍於諸子有偏則季文之於諸女必不以貧富存亡二其心矣諸子更能觀志於左右養志於朝夕遡流而尋其源自近而推之遠則劉氏之澤豈有涯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叟不勝拳拳

濠州新建石韓將軍廟記

嘉定己卯秋濠之士民無少長咸會太守庭下叩頭言曰葢聞無德不報經有明言有功則祀國有彛典濠阻淮為州當西道之衝異時敵入邊必始禍於濠其去也猶據濠為後拒乃正月辛亥敵濟自馬村欲薄城下赤白囊甫至故某官石俁與故某官韓仔躬率鋭卒直衝敵陣時石將步卒僅百有七十韓將騎二百而敵衆彌望自午迄酉戰數十合所殺過當逮暮復擒其將李萬户

敵氣奪引去衆料敵覘吾寡必且復至議走險且請濟師二將曰敵之復至愚智共知但暮夜退保勢難必全而城之守備不可分也乃親廵士卒激以重賞而告之曰人誰不死死國乃勇況勇不必死耶詰朝之事余與汝同宜一乃心無創重傷無悼前猛惟余馬首是瞻衆曰諾則即其地為營解鞍休士敵憚其勇不敢迫翼日夙興饗士秣馬鼓嚴以待比明敵果四集二將一呼士勇百倍前旌所指勢如摧枯而敵負其衆隨散隨合二

将知不敵則歸士卒於城中使益為備而引其衆趨曹山欲以牽敵師而與武定選鋒統制秦允合至白石則允已戰没敵調新軍適至前復遮截久疲之兵不足以支新鋭遂遇害謹按俁濠良家子開禧中出家財募軍以從征伐仔泗人以恢復為志合衆自歸二人之進不同而其董率忠義屢致克捷積戰多補官起徒中為知名将為敵所忌以至于死亦略相似二将死而敵之英鋭亦畧盡又其自謀以為城内遣将如許則其城守可

知且數百人不可當況其出全師以拒我乎乃驟為去留以疑我而卒以遁西道以安是二將以一身之死易千萬人之生以數百裹創之卒為千里長城之衛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疇不謂宜而廟貌未興報祭無所使行道嗟咨閭里涕淚殆非所以報功也君侯以為如何時通判州事丹陽鍾顗實權州事平居與二將以義相勉敵之入外戰内守多其主議至是聞民言慨然曰同官為僚吾嘗同僚敢忘其死且旌死事所以勸事君也

余何敢不力即度地揆日鳩工庀材使者馮公多福制帥趙公善湘咸翼其成廟未成而鍾以堂稟去後守柴公叔達令守楊公紹雲復相繼酌民言克竟厥事蓋忠義感人不約而同如此明年春濠人使來告成鍾謂不可無紀以屬其友漫塘叟劉某叟既為緒次顛末復為詩以遺濠人俾歌以祀辭曰雲莽莽兮淮山煙冥冥兮淮之浦望侯兮未來泣涕兮延竚靈旗兮逶迤劍佩兮陸離侯之來兮慰我思風泠泠兮襲帷苾芬兮殽烝尊

瀲灩兮泳酹將侯兮無怒息駕兮容與玩冠兮深居
築明璫兮綺疏嗟若人兮偷生愧此身兮非夫雄名
昭兮烈日忠魂妥兮邃宇秋月兮春花長娛樂兮吾
土

重建龍泉布金寺記

昇潤間山多而泉少方山望二州其麓東北走即金壇
縣境泉出石竇清而甘水潦降不加多旱久流益駛土
人以為龍寔宅之乃建精廬以妥靈命曰龍泉寺寺之

南三十步有唐僧宗鸞之塔刻曰貞元間頻錫于此則寺葢德宗前所建石獅猊卧草中載唐保大十三年建門若廡凡十有七間保大南唐紀元上距貞元已百五十餘年其所更造惟門惟廡或者殿猶存若魯靈光歟鐘鑄於南唐顯德六年葢唐自故歲已用周正其取義佛書益名布金則前無可稽當斷自本朝始某總角侍先君雲茅居士省先祖雲陽府君塋於亭子谷先君指叢薄間茇舍而言曰是布金龍泉遺址葢寺之廢久矣

其問可興乎先君曰廢興由人而是寺之難有二民貧而嗇於施賦重而窘於輸非巨有力者主之未易興也後二十年先君棄諸孤治命葬薛村距亭子谷五里寺介其中故徃来在望一日輦木石相屬于道而翁然出於紫翠間者陶煙也知寺且興問主之者誰則故吏部尚書曽公晪公時以世德名流出藩入從以其曽大父文昭公之夫人及其大父諫議公葬寺之前從公擬自為藏亦在寺之左故施財助役而和者衆上請額租而

從者輕吾先君所謂巨有力者於是乎在又諉於其弟從政郎山陽縣令隰而得僧祖傳傳復内舉於族而得其徒慧鑒傳一盂一衲外無贏求鑒亦以應供得贏為恥惟自食其力凡寺之荒岡斷壟悉樹以松其級而下者為田農者去之曰是不可稼乃薙其蕪乃窒其疏而瀦其上遊以溉歲甚儉亦克有秋化榛莽為寶坊更雨濕煙昏為高明爽塏嘻其盛矣其俛仰盛方悵吾先君之不及見傳與鑒忽來前曰吾欲使來者無忘曾公之

德必托之石而能壽吾石者文也君其賜之其闡人道之所以立曰不忘先也釋氏之所以興曰不忘施也若曾公其不忘先者歟傳與鑿其不忘施者歟書之石識其兩得也若夫是寺前之可考者貞元而貞元間外阻內訌君臣廩廩後之可考者保大顯德之間真人未作海宇未同苶然遺黎顪哀無所獨學佛者得逍遥山林賓送日月又以其餘力斥大厥居是可喜也亦可歎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誦此詩

而回想先王盛時大一統居四民可勝喟哉可勝喟哉

曾公字茂昭世家南豐没贈少傅傳宋姓溧陽人年八十不衰云

宜興縣尉司免發茶引記

錢塘薛君興祖尉宜興之明年禁盜戢姦有緒乃訪政之厲于民者惟宜興在湖之陽田多山少山之産茶者又少其地東走二浙西走江淮川險陸迂商旅罕至故茶引之往來官惟督其滯稽其斂而虧盈非所知歲嘉

定丁丑有以私販就捕或不審慮遽請于供軍使者丐引就縣批發以便官販使者眩其言給引八十屬之尉而俾時輸其直前尉懼不稱招徠百方再閱歳引之未售者猶什四比君至吏抱成式請峻期會使者責逋緩辭益嚴且將續給以來者君喟然曰是可以一時盜販故而貽吾民它日禍乎即具為書諗于使者使者新安程君覃明敏而更事曰是區區者於吾軍賦損益幾何吾寧靳是而不以惠一邑即戒吏止勿給而歸其未售者

令下闔邑讙呼乃歌曰邑有引誰其啓之病我民誰其
已之孰還其舊孰已其新抗論不回惟尉之仁尉曰匪
余惟賢使者毋過而取寧利在下在昔張公慮遠識明
于今崇陽邑不茶征張制其始薛遏其成文公使北榷
鹽以弛河北父老欣欣有喜文遏其成程制其始聲于
樂石以詔後昆蹕矣二君勉紹前聞漫塘叟劉某家隣
邑聽塗人之誦為書以記

重建晉陵縣獄記

獄在邑聽於令無他官可諉宜日必葺所在率補漏支傾以茍歲月何哉夫飭館以稱客覺道梁津以濟民美名也故好名者為之門闗以罔市征複閣層樓以籠酒酤美利也故好利者為之若夫山顛水涯風亭月榭可以釋倥偬而洗喧囂又好遊者所樂為也獄異於是其地必宅邑之偏民非逮不入官非檄不至又嚴扃鐍謹守邏其葺與不於觀聽無增損焉令非卓然有見於三者之外則亦幸其不覆於吾手而已而囚何恤焉宣教

郎邢臺范君炎之知晉陵其卓然有見者歟晉陵版計多而名賦少前此類鑿空取辦君難之謂賦必有源源壅則竭用必有節不節則嗟乃剔吏姦以疏其原裁經費以制其節用能使期會不爽于上科斂不及於下官謗以塞民瘼用瘳既上下相孚紀綱畧定乃周視縣宇以歲久獄敝懼將壓焉思有以新之而力未裕日積月累閲三歲乃克就市材於遠僦工于近受屋四境寂若不聞凡為屋二十楹弘敞高明周牆繚之深固嚴密而

用器悉備稱所謂畿邑之制先是父老以君之政為數十年所未有宜有登載以詔後來至是聞獄之成歎曰君且去矣而獄是圖不惟田里之憂而縲因是恤至矣盡矣是何可無紀因會辭請于縣主簿雲川王君漢章王君名進士粹於文以同官為僚跡嫌於私則為書道邑人之意以屬漫塘叟叟與范君同寓里嘉君之能德其邑人又喜邑人之知德故不辭而為之書抑聞易中孚之象有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至旅之象又曰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夫一欲其緩一戒其留豈固相戾歟蓋聖人好生而重用獄緩死欲求其生留獄恐傷其生二卦相為後先而豈徒哉叟慮來者徒幸獄之成因之便而不知罪非死而應議者不可緩也不可留也故併識之末以卒成范君嘉惠斯邑之意云

慈雲寺興造記

漢以古行人之官為鴻臚以鴻臚寺待四方之客永平中浮屠氏始自西域來即其居名白馬寺蓋並緣鴻臚

之故厥後滋熾凡塔廟之建皆曰寺自京都以達凡都邑之會必有之蓋嘗求其故自周之衰喪祭禮壞舉古先聖人所以維持人心之具悉翦棄之而良心之在人者未遽泯也則其不幸而罹於變故與凡感於霜露而不能無怵惕對諸天地而不能無愧怍者必將求有以自致而禮巳亡矣則是心也固悵然無依摇摇然無所終薄也而浮屠氏之説乘之以人之旨於味也彼則止牲殺以人之安於偶合而居也彼則去人倫以哀至有

時而眞臨之或闕也彼乃使之七七而祭百日而卒哭以生不終養而死無以報也彼則曰福可追也罪可懺也之人也似非嘗有聞於吾道則推其怵惕愧怍之本心發於慨慕信向之誠意如失而獲如去鄉之見似人雖非其故不暇計也此寺之所以與浮屠氏之說所以張而不弛也慈雲寺建於梁之大同而金壇置縣在唐垂拱間先後蓋百有五十年今郭內之寺三曰報恩與於久廢草創未具曰篤忠在郭之隅建炎有旨専以奉

故中書侍郎忠穆張公之祀其宅邑之中為衆所向者慈雲而已固宜棟宇日闢像設日嚴而渡江之初衣冠流寓梵唄息而家人爾汝陛級圮而雞犬睢盱其徒去之晨香夕燈灰寒燼冷開禧中承務郎趙君汝璔丞邑承直郎鄧君謙之傒新城次于里中乃相與謀欲遂改作保義郎趙崇謀登仕郎潘炳將仕郎唐大明進義副尉茅拱與路璹段康民聞而和之僧法榮善慶如松祖賢奔走其間金穀之施來者接武既勸相寓族各適有

居乃薙厥蕪乃屏厥翳乃撤廟貌更其朽蠹而新之乃飭院宇聚其徒衆而居之院析為四而虛其左之前以須來者外繚周墻中聳雙塔承平舊觀遠矣復還父老歎嗟兒童驚喜又以役之未竟而施者之難常也歲以七月既望合衆建齋籍其贏以充費遂新兩廡餘五十楹峙其後為齋祭之堂雖庬滈之舍亦更新之既成而康民與僧如理兆信普應師遠偕來求余文以記余學孔子者於浮屠氏無攷焉而康民閱再歲請不懈作而

問事之顛末則自經始以迄于今葢十有六年矣而康民等汲汲然惟役之祇忘其寒暑之遷鬒髮之改其持久不倦有如此者汝璔旋代去鄧趙潘路諸君與法榮善慶如松祖賢皆前死康民等方盛推其功曰微夫人不及此其成功不居有如此者至於以其術自售而不丐於人以其贏為費而不私於已皆與他為浮屠學者不類故不辭而為之書若夫攷論禮經闡明世教使皆歸而求之則有當世搢紳與吾黨之士在余老矣

重修嘉賢廟十字碑亭記

延陵吳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為宜故唐狄梁公盡毀江南諸祠獨此不廢廡前對峙二亭下覆穹碑新舊各一其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以為夫子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之傳必有自嘉定巳卯春某始與里中湯泳張汝玉汝玕三山鄭寧來致敬周視廡間淫祀赫然而亭獨壞喟然嘆習俗之陋乃因友人王遂白府下

縣鎮撤像設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已乃合衆力屬鎮之士帝晰再葺兩亭晰好事勇於義鎮大夫上饒蔣丙又勸相之未幾告成俾識歳月某嘗觀孟子論邪慝之害曰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之論釋氏亦曰當修其本以勝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斯石而已哉吾黨之士必有能反三隅者

鄂州建衙教場勤武堂記

鄂據江漢之會連淮襄之勢故孫氏再世來都北晥中

原紹興名將駐兵其間閫洛為之震動顧兵民久分而
兵權又益分州兵混為皂隸掌兵者不克知大軍冠以
御前為守者不敢問沿江上下列戍相望而體統不屬
前年春北兵掐集饑羸遂得蹔我蘄黄雖旋即敗去而
上心惕然思患豫防以前禮部侍郎眉山李侯𡌴有文
武才㬋起家帥潼當潰卒挺亂蜀道孔訌能繕兵訓戎
使盜不敢干而卒以𤔡肆疇巳試俾以沿江制置副使
兼知鄂州先是州事往往以部使者兼領因即臺治寓

軍政綱目多不克備舉邇者有詔以舟師之在鄂者隷鄂州以總領財賦所創招親効强勇茶商諸軍隷制置司而制置司又自建帳前一軍侯惟鄂重地制閫重任專以治戎講武為職然大軍十八戍邊其留者與州兵閲習久廢又新隷諸軍甚衆亦多循習惰偷是烏可不教顧春秋按闕

卑濕涉遠易以廢事處庳無以重威乃發熙寧紹興詔書用先正文簡公舊事辟衙教場於治所之側而

建勤武堂於其上初神祖在御因涇原帥臣蔡挺肇建此制合四州禁軍之不當它役者而教之名曰衙校圖其事來上詔頒天下以為永式紹興復申明之間于多虞所在廢闕淳熈辛丑文簡公帥遂寧奉而行之侯文簡季子既外稽之故府復内訂之舊聞爰築斯場爰建斯堂以日討軍實而訓之場之廣修不齊舉武以計合六千二百堂之外為門為軒為次為廏屋之大小不齊以楹計合六十有三于以飭伍兩而示之法于以閱將

校而知其長于以正中權合體統而歸于一急者以奮懦者以立而勇者不敢輕近足以壯金城湯池之勢遠足以來簞食壺漿之迎臣子之義得忠孝之道舉矣春秋尊王命而大復古俟於二者皆應書法抑聞兵者民之衛民者兵之本也俟之致謹於兵者如此則其致力於民者可知僕卧病家山雖不獲繫舟鸚鵡洲下曳杖黄鶴樓前以聽輿人之誦然必知其賦之薄刑之省也必知其政之平訟之理也故為記其事復為之頌以授

鄂人使歌舞之頌曰於皇聖王綿文以武覽奏披圖風
行區宇整我六師八荒按堵有偉良臣紬金匱書歸殿
大藩敢玩細娛是訓是行奠我坤隅聖代有臣名門有
子卧護長江邊塵不起五材並用曰余敢弛乃辟斯場
乃築斯堂我事孔閑我武惟揚乃國乃家休有烈光襄
淮之衝江漢之會擣蔡龔陳士勇功倍豈曰臣能王化
無外惟兵衛民惟民養兵明明李侯後先有經作此頌
詩以昭厥成

黄州麻城縣學記

嘉定庚辰敵失憑藉警我邊邑乃辛巳春入我蘄黄麻城地當孔道負六關之阻城守不素具權縣事主簿翟君起宗能左右其民不忍去之而民之父兄子弟卒賴以全其父兄子弟既奠厥居乃相與從君釋奠于學而言曰吾邑不幸適當兵衝比歲再警異時民居與釋氏之宫相望火於兵而吾先聖之廟獨存非天之未喪斯文而然歟今民適有居梵宇之興亦既有緒而吾先聖

廟乃幸其僅存而止非所以作斯人翼斯文也惟君圖之君曰吾志也敢不力乃上其事于州于部刺史會州亦以君治行上于部刺史于朝授真令故上下交孚靡謁不獲初尉治在邑之偏後遷于學之南君以非面勢之宜上請尉徙治議弗合乃更除道闢其旁使益大培其上使益高以為殿為堂為門為廡又繚之為垣視昔時廣三之一爽塏高明而山川清淑之氣無所障於前嚴邃靖深而箕楚塵埃之聲不得徹于内經始于其年

其月日而休工於某年某月日君之為計遠矣既成而以邑人之意來請曰願有紀余惟闕里之廟闢而光武興太學之門壞而靈獻亡蓋世道之盛衰皆於學校有觀焉麻城雖蕞爾邑更比歲之變而吾先聖之廟獨存其縣大夫與其邑之父兄子弟又能鼎新於安集之始其所關大矣是何可不書抑余聞古之入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麻城故多賢余未暇考而是邑也北望浮光則故温國司馬文公所從生西望黄陂則二程夫

于實生焉三先生百世之師顧豈麻城之士所得私而地之相去若此其近也則學者宜得師矣師之如何曰温公之學始於不妄語而成於脚踏實地公亦自謂平生所為無一不可對人言者伊川狀明道之行謂其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而後之論伊川者亦曰忠誠動于州里孝悌顯于家庭學者明乎是則言必顧行而暗室不可欺也行必顧義而妻妾不可罔也其庶矣余記將成會友人王君頳叔致書于君請祠三先生于

學余故併及之使知頴叔之言非苟然者君字元振余里中人佐君以成是役者邑之士某人

遊仙鄉二十一都義役莊記

義役肇自括蒼數十年來所在推行名同實異其在吾邑計産入田或計田入租或計租入錢而人心不齊率一二歲輒不承于初余俾入田者立典賣契要歲收租為永業入錢者視田之直歲出貸收息以租若息為役之庸而儲其贏其始若甚難而久甚裕今兩行之然皆

未若二十一都之為善都之上五保别自登載今載下保置莊之由始余以祖考俱葬是都視都之長者如父兄幼者如子弟見當役者不勝箠楚沿道呻吟其未役者前期百方以求茍免餘則畏懼蹴縮至不敢名其先人之丘墓余竊悲之嘉定癸酉秋余留雲邊先君墳庵有衣冠來者視其謁張姓吳興人粹然儒者也問所以來曰吾家有田於此晦盈三百耕鑿不能周山倍於田樵牧不能禦官有常賦秋而來冬而去高下捃摭僅足以輸

官且以逋租逺及吾年運而往而去來無已時日夜念此未甞不疚心疾首也余曰胡為不售曰人憚役雖乞與不屑余聞之益悲靖思歳夏秋募役直不過一二百緡張惟家逺而力不贍故地利有遺若役户得之合力以耕而捍樵牧常賦之外辦此非難乃以鬻田之事啓張而以買田給役之利曉衆户皆驚喜過望市人吕宗恪首捐金以倡其姪啟宗琛等和之旬日間得錢二百六十緡以酬張又得八百緡有竒以買地之犬牙相入

者越一年旱頗窘傭直會有以旁都下田求售於余者余命之計莊評其直三百九十五緡有奇質劑已具而田主有訟官没入之時今右司郎中王君堅實宰吾邑幸是都義役之成以所没田為助余謂田雖官給而經始有費不可不酬且已評之直不可虚也衆不慊余不為回未幾田之没于官者皆復惟此以酬直不與衆昉知其慮遠夫田有高下故水旱異宜今旱則下者登水則高者稔又幸得中嵗則兩收其利可不謂善歟人之情

廬始者周居安者忽凡余所與共此者皆嘗履畮而知其地計畮而知其數而來者狃義役之利忘執役之苦其注意與不未可知也是焉可無紀乃書其略而疏義户姓名于下方又列山與田之號段畮角疆畔所至檻于莊之壁使來者知其父祖嘗從事於此不敢替厥承云

野堂記

朝奉大夫練塘鍾君元達既辭通守鄉郡之命奉祠里

居思得寛閒之地種花藝果以遨以休顧所居之南有地數十畝歳久蕪穢古木寒藤與叢篠相為蔽虧意攘剔之啟闢之必有以慊其素乃課僮隷具斧斤錢鎛排蘿蔓以植門薙草莱以通徑芟夷其層枝剡棘而非嘉樹者以百數斬惡竹且萬竿既菑翳盡除日月下照湖水山雲皆來獻狀因相地而措其宜曠而臺幽而亭引泉以為渠跨渠以為梁當渠之會而為池繚以朱欄表以奇峯怪石桃杏李來禽列植區分以競春妍而殿之

以金沙酴醿牡丹芍藥紅蕖冒水嘉菊凌霜以適炎夏以稱秋清而江梅山茶松杉之植亦以備歲寒之友凡遊觀之美略具君又以為室必有奥邑必有聚吾所有亭臺廣深能幾舞袖殆不足回旋顧園之西南隅背欝葱而面清曠累石為山草樹丰茸每風雨晦明之變若嵌巖洞穴中實吞吐之中俯澄潭凡水花之動揺魚蝦之來往皆布影砌上園之景於是為最乃築堂與山相直取杜老披襟野堂豁之句命名而語其友漫塘叟劉

其曰名者實之賔也吾生於野而安於野又野性便於山林其賔是名也宜矣叟曰嘻名者意之寓也實乎何有且君以高明之資適時應變之才試用於中都受知君相蓋甞屏翰邊方奏禦侮折衝之績矣少焉家居上方受釐宣室夫豈忘之遂欲與野老争席得乎君曰不然子獨不見昔人有歎上蔡門不可復出者乎有歎華亭鶴唳不可復聞者乎吾甞仰而慨俯而思知夫阿衡之任未必樂於耕莘渭上遲迴視南陽髙卧時意有間

也故寧杖屨以遊而不願乎駟馬高車寧聽擊壤歌泥瓦盆飲不願對鴈鶩行涉筆占位也子顧以余為寓意而非實豈愛人以德者歟叟曰不然夫以野名堂堂固非野也堂且不能自有其名其能襌名於君乎若必因堂以自詭則雖秉耒而耕吾猶疑其為楚之負命駕而出庸詎知其非鄭之諶也君姑居君之堂樂君之樂以聽造物者在野在朝無容心焉可也君曰可哉則書以記嘉定甲申中秋日記

希墟張氏義莊記

立義莊以贍宗族始於文正范公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疎祖宗視之則皆其子孫也且吾祖宗積德百年而後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下今亦何顔入家廟乎故買良田數千畝以為莊凡羣從之貧者日給之食歲給之衣吉凶給之費忠宣公以下復增廣之迄于今餘二百年綿十餘世而不墜嗚呼盛哉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

愛其子孫而不欲其貧且賤我與祖宗亦同是心也同是心也而不能使之皆貴而無賤富而無貧則夫富貴之屬乎我者祖宗非私於我也蓋以我為賢而能知祖宗之心愛乎彼者無以異於愛乎我也以我為才而能任祖宗之責推其所以愛乎我者而及乎彼也人而知其祖宗之心而任夫祖宗之責則凡族之飢而不能自食寒而不能自衣冠昏喪祭之不能自舉與凡一人之失其所一日之失其養一事之失其宜皆疾痛癢痾之

切於我者藉我之未裕而彼未可以求全然稱力而平施之亦足以對越在天而無愧矣不然而曰彼與我服屬絶矣彼何有於我分殊矣我何屑於彼寧我之酒池肉林而不顧彼之啼飢寧我之牆屋文繡倡優纂組而不顧彼之無衣寧厚蓄藏以遺雲来以後不知名之子孫而不顧彼朝夕之危寧多施予以奉繆妄不足信之緇黄而不顧彼骨肉之流離則是斂祖宗之澤以狥一已之欲縱一已之私而孤祖宗所以兼愛子孫之責雖

欲居之安守之勿失難矣而世之人不但孤其責而已也且尋斧斤焉其說以貧賤為彼所自取以富貴為已所自致其非已所自致者又以為已之私分雖兄弟同氣毫髮不得侵或因之以鬩于牆鬬于室而何有於宗族故長者可傲卑者可陵愚者可詐懦者可脅也能者可役屬不能者可蹦藉也乞貸不之周而倍稱之息可得也轉徙不之矜而世守之業可併也或又隙起於細微釁生於疑似忿懥不釋詈辱隨之間諜交馳牒訴興

焉許以人所不知陷以人所不忍使怨讐得以甘心而反右助之以為功奴隸得以肆侮而反從吏之以為快自視不啻泰山之安而視其族若草菅然芟夷之無日不知祖宗憑怒福祚轉移忽傾弗支忽絶弗繼或幸而繼其實有足凄斷者而其祖宗之澤未泯則向所謂可傲可詐可脅可役屬蹦藉者之家始有起而承之者人以為盛衰之難常而豈知祖宗權度之不爽也哉不然何近世名門鮮克永世而范公之後獨餘二百年綿十

餘世而澤不斬也自公作始吳中士大夫多放而爲之
然必積年而後成惟吾邑張君持甫異是張氏奕葉丞
弼國之世臣鄉之望族先是大參文簡公以其所居之
地曰希墟環而居者皆其族地犬牙相入慮其逼也終
身不廣置田宅延賞徧羣從兄亡弟及曰不爾是家猶
白屋也故莊雖未立而義槩凜然已高出一世其後有
以范公事爲言者率以從宦未暇比君倦遊而歸不謀
于人不告于家即捐所置義輿良田四百畝别而爲之

時方春首故歲之租以遠未至君慮事不遄定或沮於異己亟輟飱饔之餘斷自是月行之親疏以序細大不遺規畫略定俾余為記以詔永久余雖不文亦有志此者其何敢辭抑聞事之創始者難成終者易義莊世所難君既創而為之矣君之叔父故太守寺丞鎬嘗病其居之僻聞見之隘建學立師以訓其族之子弟名曰申義書院今寺丞雖亡遺規猶在其孫恂恂篤厚方日夜思所以追孝于前文人而君其猶子也續而成之於君

顧非甚易矣乎養之以成其身教之以成其德余知張氏之澤繼繼承承未有已也君天資高爽其為善若火始然若泉始達義莊甫立復為舟以濟涉行道歌舞之余聞其以莊之入為未富所及為未廣又將日益之余未死尚為君大書不一書云君名宗湜持甫字也今官從政郎

漫塘集卷二十一